

我在参与和负责电台文艺部戏曲科《舞台内外》专栏节目期间，与原上海沪剧院院长、著名表演艺术家丁是娥同志往来较多。

有一次，我打算介绍解洪元先生禁声后不忘沪剧事业后继有人的事迹，跟丁是娥商量时，老丁说：“我想我们老一辈的演员宣传得不少了，还是多宣传青年吧。”我听了后想，作为一院之长，她理所当然地要为沪剧院的当前和未来着想。当时，丁是娥已经有意培养茅善

菩萨蛮九首 复旦学子咏复旦

校门遇雨 郭慧中

邨郭路上倾盆雨，往来学子何言苦？东北望光华，盘桓终有涯。 疾风拦不住，径向书山去。行路结同袍，争尝及第糕。

老校门怀旧 贾锡鑫

相辉堂下林间陌，重檐叠瓦争奇出。寂处隐脾楼，旧文门上留。 春秋忽百载，古色依然在。无语看沧桑，感时多断肠。

光华楼即景 马林霄萝

晨昏复旦卿云绶，龙蛇卷帙星河璨。双塔入云涛，天公欲比高。 理文相映照，学术堪精妙。日月耀光华，探求未有涯。

北区夜读 陈迪

小潭碧透梧桐骨，竹弦钓起清凉月。细语夜迢迢，且听风渡桥。 书尘添冷焰，瘦影空亭掩。不意五更钟，此时催梦浓。

北区咏银杏 励挺

寒烟漠漠乌啼晓，西风衔露迷衰草。满地落花黄，忽惊天气凉。 百年生未息，公种孙堪食。学海掩尘喧，萧萧独凛然。

燕园忆故人 孙越

粉墙半掩芭蕉碧，青钟无响中宵立。月染满天霜，燕园秋夜长。 柳浓香尽处，还顾当时路。旧迹不堪寻，碧潭烟又沉。

燕园雨初停 晏蓁

霜携叶落燕园陌，盈盈又作青泥客。向晚倚危栏，双桥烟雨残。 疏星云上宿，香染寒林簇。留鸟夜啼惊，书声起复平。

燕园即事 余龙杰

水环小榭风流日，庭中凛竹冰霜节。寒涧泣秋冬，轻敲两地钟。 凭栏看旧径，渺迢迢孤影。寂寞一弯桥，此情无计消。

曦园夜游 张潇萌

卿云亭上初冬色，晚风披拂行人侧。卷卷叶飘摇，霜天清气高。 子衿勤夜读，莫负岁寒竹。光影白驹驰，旦兮复旦兮。

胡中行识：这组词作的作者均为复旦创意写作方向研究生，学写古典诗词，半年来颇有心得。今将他们的小作呈献给读者，期望得到教正。

丁是娥的远见 夏雁

玉、马莉莉等中、青年一代演员了。丁是娥告诉我：茅善玉父亲过世，她硬是克制住自己悲伤的心情，坚持演出《一个演员的故事》（根据周璇生平事迹改编），当时这出戏是上海沪剧院的保留剧目之一。与茅善玉一起的，还有吕贤丽、倪幸佳等青年演员。

现在茅善玉走上了上海沪剧院的领导岗位，吕贤丽、倪幸佳等中青年演员也成为上海沪剧院的台柱，培养新一代接班人的重担，已经落到她们的肩上。

戏曲科领导让我负责《舞台内外》专栏节目外，并一直兼管《戏曲点播》节目，我把宣传重点放在中、青年演员身上。随着听众来信的不断增长，领导决定增加开设两周一次的150分钟的点播节目，放

当快递盛行之时，慢递居然敢跳出来叫板，真是奇妙。

第一次是从报纸上读到这一信息的。说安徽合肥有人采用逆向思维的方式，创办了一家慢递店，预约时间的跨度从10天到5年，收费原则是越慢越贵，结果，开张第一周便做了67单生意！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似这样气定神闲的画面，时下好像已经成为海市蜃楼一般，可望而不可即。放眼周边，只见芸芸众生，皆来也匆匆，去也忙忙，



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马勒的第八交响曲和他之前的交响曲相比，处处都透着不同。

形式上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马勒第八是一首从头唱到尾的交响曲。另外第八号称“千人”，可见它的编制是其他交响曲所不可比拟的。

从内容上说：马勒之前的交响曲说的是马勒内心深处某个永恒的一刻。而马勒第八所反映的则是一种集大成者，是马勒终极的追求和归宿。

马勒第八交响曲有两个大部分：第一部分，“请造物主的圣灵降临”。歌词取自一位大主教所作的拉丁语圣诗《请造物主的圣灵降临》。这是一曲庄严，神圣，崇高的祈求。祈求圣灵布我恩泽，赐我智慧，予我能量，给我光辉和永恒。

第一部分在激动人心的“天长地

在星期天上午1197千赫首播，并在周五晚上990千赫重播。时间稍长后，其听众面之广吓我一跳：国内来信有上海、江苏、浙江、河南、河北、山东、湖北、湖南、江西、内蒙古等省市区。更加令人惊叹的是，竟然会收到居住欧洲德国的华侨来信。这位华

侨在自家花园里拉一根天线，能收听的本台周五晚上22:30在990千赫重播的《听众点播》节目。我在办公室说起此事，老同志说“你要看来信的邮戳呀……”我随手把来信拿给他看，他哑口无言了。我本来还以为，我的工作是为上海和长江三角洲的听众服务的，却没有想到远在欧洲的德国竟然会有本台的听众。我由此而感性认识到本台990千赫的功率之强大。

后来，我又抛出“集束手榴弹”，在150分钟大点播节目中推出《沪剧中青年演员著名唱段选辑》和《越剧中青年演员著名唱段选辑》，而且各连续编辑两辑。不料吸引了更多的外地听众。浙江宁波几位听众来信说：“星期天上午我们几个女同志边做家务，边听贵台的《越剧中青年演员唱段专辑之二》，听得津津有味。专辑集中的这许多流派唱腔，有的中青年演员的名字还是第一次听到。有的中青年演员唱得多么像她们的老师，几乎以假乱真……当我们听到播音员说‘谢谢各位收听’时，我们都笑了起来。让我们听这样好的戏，还要谢谢我们，真太客气了。我们要谢谢上海电台编辑……”

慢递是一杯美酒

赵荣发

连个走路脚步都放慢不下来。仿佛，大家都在参加一场场急迫的战争。

可惜，所谓事与愿违，这样匆忙慌乱的快节奏总会带来各种弊端。速成食品缺少了天然的美味，粗犷寡淡；快餐文化粗制滥造，低俗浅薄；而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亲情分明少了应有的耐心，变得越来越疏离。短信问候是群发的，话语交谈是网络的，连原本最为庄重、纯洁的



久，直到永恒”的歌声中结束。

我心坦荡向天呈，马勒在这里写出了人类最初和最后的光荣与梦想。

马勒第八交响曲第二部分的歌词取自歌德的长诗“浮士德”第二部分的最后一场。马勒把第二部分作为对第一部分人类祈求的回应。相对第一部分庄严神圣和崇高，第二部分显得平静，宽宏和慈善。最后，它在一曲“神秘之群”的合唱中结束。“神秘之群”合唱的歌词是这样的（引自人文版“浮士德”，绿原译）：

万象皆俄顷/无非是幻影/凡事不充分/至此始发生/凡事不可名/至此始果行/永恒的女性/引我们飞升

这段合唱从轻声细语的吟哼开始，

爱情也被视同儿戏，“闪婚”“一夜情”也已见怪不怪，一旦分离，谁还记得篱笆外的古道曾牵着手走过。对不起，从此音信杳然，再无一丝思念。

慢递的出现，给了我们一个反思的机会。它将过去和现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呈现在每个收件人面前的，是尘封的时间的重量，积淀的情感的味道，同时，塑造了一个安顿期许、检测愿望是否实现的空间。想象一下，一对新婚夫妇在婚庆之夜或者蜜月期间，将自己许下的诺言和预期的愿望写成一封信，随后通过“慢递”的方式，让它在预定的某个结婚纪念日重新回到自己的手里，结果发现信上所有的许愿和祝福都成为了现实，那是一种怎样愉悦的盘点！

“漂流瓶”的古典传说，或许正是开启今日之“慢递”的推手，它甚至比慢递更穿越时空。某一天，你在一条河流或者大海边投下一只漂流瓶，你不知道它何年何日被何人收到，甚至不知道它能否被其他人收到；但是，如果有一天被人收到，你的一份美好的愿望必然会传递给对方浓浓的情意。

原来“慢”并非是拖沓和拖拉的代名词，就像驰名全球的法国波尔多葡萄

酒绝非浪得虚名一样。它一直采用老祖宗传下的酿造工艺，被装进橡木桶藏在地窖里，历久而弥香。

元旦快到了，在严禁公款挥霍的条令下，今年贺卡消费市场发生了显著变化。不过，当那些不咸不淡的“公款贺卡”赖以生存的温床不再，你我之间，是否还愿意用心用意地寄上一张贺卡呢？

我是幸运的，因为我所寄寥寥，汇聚的却是四方风云，除了老友，又添新人——今年重阳节，我曾去一家幼儿园参加活动，前几天，那里的老师给我寄来了一张贺卡。那芯页是小朋友们绘制的，上面的一轮弯月、满天星斗令我迷醉！

我把这些贺卡都保存起来，并打算一一回复。倘问将在何时，已拟马年春节之前，且让快递变慢递。

慢递是一杯美酒。

逐渐过渡到清晰，明亮，震撼人心的天人共唱，当管弦齐奏，鼓击槌响，管风琴轰然奏响的瞬间，我们唯见天上的荣光，唯听上天的呼唤。

此时马勒谱写的已不再是个人的恩

世事一场大梦

——听马勒第八交响曲“千人”

蔡西民

们每时每刻都好像会听到马勒之前的交响曲中的动机和意念，从杜鹃的鸣叫到星夜的光亮，从对欢乐的渴望到为爱作的告白，从悲恸欲绝的嘶喊到天国的光芒。

马勒的第八交响曲就像是一条历史的长河，一场人生的大梦。所有的思念都洒在喧嚣的尘世

《上海文学》的前身是巴金1953年创刊的《文艺月报》。那时我是一个边防军战士，文学青年。感觉与这个刊物相隔遥远。1956年初次到上海时，有幸认识了一批前辈文学家，他们中间很多人都在《文艺月报》中担任编委，那份名单真的是十分显赫。等到我想给它投稿的时候，一场反右运动打断了这份梦想。一直到“文革”后，才有了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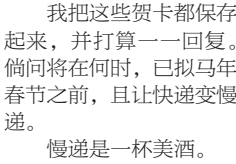
记得1982年春天，我奉命到滇南前线参战，这一次云南之行，距离1957年奉命到云南接受批判已经二十余年了，真可谓情同隔世。在车站迎接我的老战友们，个个两鬓飞雪，相拥唏嘘。此后，昆明军区安排我沿着边境进行一次长途访问。记得途经大理洱海，在金梭岛一户渔民家里吃午饭，和几个同行者吃了半桶鱼。离去后，在车行中，思绪联翩。竟然浮现出一篇小说的梗概，而且先有了名字——《一个渔把式之死》。完稿后，我立即想到这篇小说应该给《上海文学》。因为这是我早年的愿望，发表我自己最喜欢的小说给《上海文学》发表，虽然那些年我的主要创作不是小说。小说组编辑、我的朋友于炳坤，闻讯赶到武汉，正好与我共享完卷的愉悦。

1987年4月，整整一个月都在滇西北一座边城里，接待我的是当地一个年轻人的诗社，纯民间的接待。三月底到了那里，每天黎明即起，写一首诗，只写一首，三十天写了三十首。把我脑子里的忧虑、惆怅和逢场作戏的辛苦都留在遥远的闹市，索性过起纯粹“快乐人”的日子来。但是，一个月和一万年同样短暂，很快就悄然远去。临行那一瞬，看见一位烤太阳的老翁，他的背靠着土墙坐在地上，怀里紧紧地抱着一个三岁的孙儿，半闭着眼睛，敞开着胸怀，原本就没有过多的欲求，此时，拥抱着阳光和孙儿就足够、足够了。一大

在称说死者尚存活之时，现在正式场合都用“生前”，如说“告慰生前友好、了却生前意愿”等。所以，“生前”就是指死者活着的时候。然而这个存活阶段明明是“死前”，怎么就变成“生前”了呢？

按“前”与“后”的字义，“生前”应是“出生之前”或“有生命之前”，对于一个人来说，“生前”应指出生以前极为广大而遥远的时间，哪会有“生前友好”存在？其实，“生前”是一个后起之词。人们在称说“死”时，以“死”为时间标志或谈论节点，有了“死”就造出了“死后”的说法，对活着的那个阶段一般就说“死前”。但是，为了避开显得不很吉利的“死”字，人们就针对“死后”配用相反两字，分别以“生”对应“死”，用“前”对应“后”，即用“生前”对应了“死后”。

这一造词造语现象，反映了词语产生的社会或心理因素，如避开“死”字，以及造词对应因素等。从这个角度观察，有些不尽合理的词语就有了合适的理据了。此外，尚有生命气息的活人不可说“生前”，“生前”专门用于已死之士。



所有的智慧都躺在大地的怀里，所有的光荣都刻着灿烂的记忆，所有的辉煌都将在天国里交集。

不管我们以何种方式和多少时间来

告别，

天空上一定会留着一个我们微笑过的痕迹。

不管我们以怎样的心情和多少的言语来说再见，

自然里一定会留着一个我们来过的

奇迹。

不管我们是否真的会想起或者忘记，

所有发生过的和理想过的，

都会在太阳升起的时候随风而逝。

不管我们曾经是对的或是错的，是

爱过还是恨过

最终我们都不说不过生死的道理。

串香水蔷薇从墙头上垂下来，随着风微微摆动。世上还有比他更富有的人吗？着实让我艳羡不已。

边城十分荒凉、封闭，却非常清静。在那时，在那里，与世隔绝。每天黎明即起，踏着露湿的石板路，拜访全城所有的街巷，耳边听见的只有自己的脚步声。偶而也会遇到一队起早赶路的马帮，头马打着喷嚏，睡意朦胧地忿忿不已。马锅头则远远向我打一个响鞭，以示敬意。萍水相逢，瞬息西东的邂逅，却让我怀念至今。

我一生引以为骄傲的事很少，但我在那年春天的每一个黎明，和郁郁葱葱的山那边一轮纯净的、初升的、燃烧着的太阳的拥抱，真的算得上很值得骄傲的一件盛事了。因为她是我在过早冷却的灰烬中期待的那团火。而且还留下一组有关四月的诗稿。回到上海，首先看到这组诗的是《上海文学》的诗歌编辑周惟波，那时他是一位很“潮”的年轻人。当着我的面口气看完诗稿，随即与我有如下一段对话：

“这是另一位白桦吗？”

“不！还是那个白桦。”

“你居然能够轻松若此，闲适若

此，柔情若此，恬淡若此。”

我戏谑地对他说：“是吗？我希望你静下心来再审阅一遍。”

第二天，他给我打电话，在电话中他只朗诵了《四月》里的四句诗，作为他对自己的修正。

不久，收到《上海文学》月刊，组诗《四月》全文出现在豪华的版面上。后来，周惟波成了我儿子的朋友。再后来，这位年轻的朋友忽然英年辞世，使我十分怅然。（本文节选）

花开朵朵，《上海文学》之缘

海文学》是棵锦树。

“这是另一位白桦吗？”

“不！还是那个白桦。”

“你居然能够轻松若此，闲适若

此，柔情若此，恬淡若此。”

我戏谑地对他说：“是吗？我希望你静下心来再审阅一遍。”

第二天，他给我打电话，在电话中他只朗诵了《四月》里的四句诗，作为他对自己的修正。

不久，收到《上海文学》月刊，组诗《四月》全文出现在豪华的版面上。后来，周惟波成了我儿子的朋友。再后来，这位年轻的朋友忽然英年辞世，使我十分怅然。（本文节选）

花开朵朵，《上海文学》之缘

海文学》是棵锦树。

“这是另一位白桦吗？”

“不！还是那个白桦。”

“你居然能够轻松若此，闲适若

此，柔情若此，恬淡若此。”

我戏谑地对他说：“是吗？我希望你静下心来再审阅一遍。”

第二天，他给我打电话，在电话中他只朗诵了《四月》里的四句诗，作为他对自己的修正。

不久，收到《上海文学》月刊，组诗《四月》全文出现在豪华的版面上。后来，周惟波成了我儿子的朋友。再后来，这位年轻的朋友忽然英年辞世，使我十分怅然。（本文节选）

花开朵朵，《上海文学》之缘

海文学》是棵锦树。

“这是另一位白桦吗？”

“不！还是那个白桦。”

“你居然能够轻松若此，闲适若

此，柔情若此，恬淡若此。”

我戏谑地对他说：“是吗？我希望你静下心来再审阅一遍。”

第二天，他给我打电话，在电话中他只朗诵了《四月》里的四句诗，作为他对自己的修正。

不久，收到《上海文学》月刊，组诗《四月》全文出现在豪华的版面上。后来，周惟波成了我儿子的朋友。再后来，这位年轻的朋友忽然英年辞世，使我十分怅然。（本文节选）

花开朵朵，《上海文学》之缘

海文学》是棵锦树。

“这是另一位白桦吗？”

“不！还是那个白桦。”

“你居然能够轻松若此，闲适若

此，柔情若此，恬淡若此。”

我戏谑地对他说：“是吗？我希望你静下心来再审阅一遍。”

第二天，他给我打电话，在电话中他只朗诵了《四月》里的四句诗，作为他对自己的修正。

不久，收到《上海文学》月刊，组诗《四月》全文出现在豪华的版面上。后来，周惟波成了我儿子的朋友。再后来，这位年轻的朋友忽然英年辞世，使我十分怅然。（本文节选）

花开朵朵，《上海文学》之缘

海文学》是棵锦树。

“这是另一位白桦吗？”

“不！还是那个白桦。”

“你居然能够轻松若此，闲适若

此，柔情若此，恬淡若此。”

我戏谑地对他说：“是吗？我希望你静下心来再审阅一遍。”

第二天，他给我打电话，在电话中他只朗诵了《四月》里的四句诗，作为他对自己的修正。

不久，收到《上海文学》月刊，组诗《四月》全文出现在豪华的版面上。后来，周惟波成了我儿子的朋友。再后来，这位年轻的朋友忽然英年辞世，使我十分怅然。（本文节选）

花开朵朵，《上海文学》之缘

海文学》是棵锦树。

“这是另一位白桦吗？”

“不！还是那个白桦。”

“你居然能够轻松若此，闲适若

此，柔情若此，恬淡若此。”

我戏谑地对他说：“是吗？我希望你静下心来再审阅一遍。”

第二天，他给我打电话，在电话中他只朗诵了《四月》里的四句诗，作为他对自己的修正。

不久，收到《上海文学》月刊，组诗《四月》全文出现在豪华的版面上。后来，周惟波成了我儿子的朋友。再后来，这位年轻的朋友忽然英年辞世，使我十分怅然。（本文节选）

花开朵朵，《上海文学》之缘

海文学》是棵锦树。

“这是另一位白桦吗？”

“不！还是那个白桦。”

“你居然能够轻松若此，闲适若

此，柔情若此，恬淡若此。”

我戏谑地对他说：“是吗？我希望你静下心来再审阅一遍。”

第二天，他给我打电话，在电话中他只朗诵了《四月》里的四句诗，作为他对自己的修正。

不久，收到《上海文学》月刊，组诗《四月》全文出现在豪华的版面上。后来，周惟波成了我儿子的朋友。再后来，这位年轻的朋友忽然英年辞世，使我十分怅然。（本文节选）

花开朵朵，《上海文学》之缘

海文学》是棵锦树。

“这是另一位白桦吗？”

“不！还是那个白桦。”

“你居然能够轻松若此，闲适若

此，柔情若此，恬淡若此。”

我戏谑地对他说：“是吗？我希望你静下心来再审阅一遍。”

第二天，他给我打电话，在电话中他只朗诵了《四月》里的四句诗，作为他对自己的修正。

不久，收到《上海文学》月刊，组诗《四月》全文出现在豪华的版面上。后来，周惟波成了我儿子的朋友。再后来，这位年轻的朋友忽然英年辞世，使我十分怅然。（本文节选）

花开朵朵，《上海文学》之缘

海文学》是棵锦树。

“这是另一位白桦吗？”

“不！还是那个白桦。”

“你居然能够轻松若此，闲适若

此，柔情若此，恬淡若此。”

我戏谑地对他说：“是吗？我希望你静下心来再审阅一遍。”

第二天，他给我打电话，在电话中他只朗诵了《四月》里的四句诗，作为他对自己的修正。

不久，收到《上海文学》月刊，组诗《四月》全文出现在豪华的版面上。后来，周惟波成了我儿子的朋友。再后来，这位年轻的朋友忽然英年辞世，使我十分怅然。（本文节选）

花开朵朵，《上海文学》之缘

海文学》是棵锦树。

“这是另一位白桦吗？”

“不！还是那个白桦。”

“你居然能够轻松若此，闲适若

此，柔情若此，恬淡若此。”

我戏谑地对他说：“是吗？我希望你静下心来再审阅一遍。”

第二天，他给我打电话，在电话中他只朗诵了《四月》里的四句诗，作为他对自己的修正。

不久，收到《上海文学》月刊，组诗《四月》全文出现在豪华的版面上。后来，周惟波成了我儿子的朋友。再后来，这位年轻的朋友忽然英年辞世，使我十分怅然。（本文节选）

花开朵朵，《上海文学》之缘

海文学》是棵锦树。

“这是另一位白桦吗？”

“不！还是那个白桦。”

“你居然能够轻松若此，闲适若

此，柔情若此，恬淡若此。”

我戏谑地对他说：“是吗？我希望你静下心来再审阅一遍。”

第二天，他给我打电话，在电话中他只朗诵了《四月》里的四句诗，作为他对自己的修正。

不久，收到《上海文学》月刊，组诗《四月》全文出现在豪华的版面上。后来，周惟波成了我儿子的朋友。再后来，这位年轻的朋友忽然英年辞世，使我十分怅然。（本文节选）

花开朵朵，《上海文学》之缘

海文学》是棵锦树。

“这是另一位白桦吗？”

“不！还是那个白桦。”

“你居然能够轻松若此，闲适若

此，柔情若此，恬淡若此。”

我戏谑地对他说：“是吗？我希望你静下心来再审阅一遍。”

第二天，他给我打电话，在电话中他只朗诵了《四月》里的四句诗，作为他对自己的修正。

不久，收到《上海文学》月刊，组诗《四月》全文出现在豪华的版面上。后来，周惟波成了我儿子的朋友。再后来，这位年轻的朋友忽然英年辞世，使我十分怅然。（本文节选）

花开朵朵，《上海文学》之缘

海文学》是棵锦树。

“这是另一位白桦吗？”

“不！还是那个白桦。”

“你居然